



巴黎 1900

——历史文化散论

[法] 克里斯多夫·普罗夏松 著
王殿忠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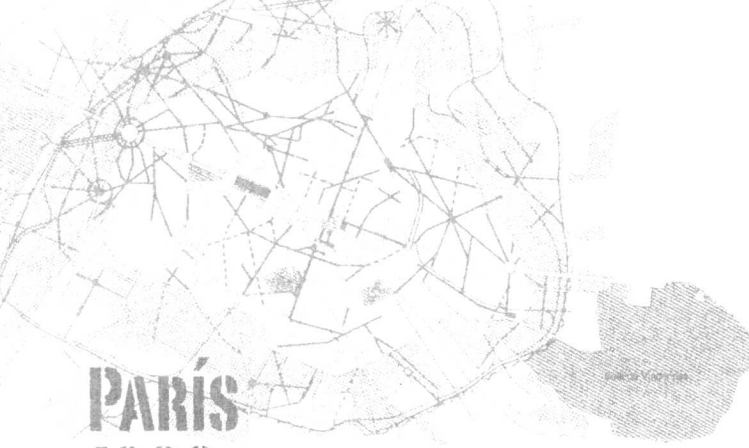


PARIS 1900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巴黎 1900

——历史文化散论

[法] 克里斯多夫·普罗夏松 著
王殿忠 译

PARIS
1900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Paris 1900: Essai d'histoire culturelle
by Christophe Prochasson
© Calmann-lévy, 1999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20-2002-02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黎 1900:历史文化散论/(法)普罗夏松著;王殿忠
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9

ISBN 7-5633-5721-1

I.巴… II.①普…②王… III.文化史-巴黎-
1890~1910 IV.K5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3532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北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0mm×690mm 1/16

印张:18 字数:175 千字 图片:93 幅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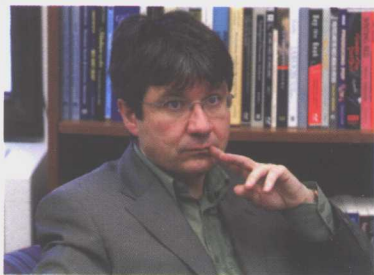
印数:0 001~6 000 定价:23.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1900年的巴黎，正值生机勃勃的“美好时代”。艾菲尔铁塔的建成和1900年世界博览会的举办，让这座被誉为花都的城市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这种美好的氛围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本书以这一时期巴黎的文化精英为线索，深入研究了巴黎社会文化的变迁，对大量的人物和事件进行分析，生动地展示了法国现代文化的渊源。

对中国读者来说，这是非常难得的一本介绍法国文化的读物，与不久前“法国电影展”中放映的纪录片《巴黎1900》，有异曲同工的意义，实为一幅不可多得的20世纪初的“巴黎社会风情画”。



作者简介

[法]克里斯多夫·普罗夏松，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讲师，是研究法国19世纪末历史文化的公认的专家。主要作品有：《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和战争》（1993）、《激进的年代：1880—1910》（1991）、《以祖国的名义：知识分子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合著，1996）等。

译者简介

王殿忠，1936年生，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主要著作有：《法汉翻译教程》、《法语语音教程》；主要译作有：《法国历史轶闻》、《拉鲁斯传》、《一个世纪儿的忏悔》、《法兰西遗嘱》、《茶花女》等。其中《法兰西遗嘱》于1999年获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三等奖。

策 划 陈 丰
特约编辑 胥 弋
责任编辑 王 强
装帧设计 蔡立国
制 作 于 宁
杨 雷

<http://www.bbtbook.com>

引言

没有什么地方是没有生命力的。每个地方都在努力向我们展示它那里曾经发生过的、足资炫耀的辉煌。这些东西,一边同它的自身相互妥协,一边就构成了它的一个独特的空间。就巴黎而言,这种情况就更加明显了,以至于这座城市被看作是一个拥有大量图像的都市,这种想法不同程度地存在我们心中。作家、画家、音乐家和学者们,他们都为把这座城市变成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做出了贡献。其做法很像模仿从前那些在居民区随处可见的,标志着水和煤气的蓝色小牌子一样,上面写着“各个楼层”的水和煤气的位置所在。这些原先是豪宅象征的牌子,如今在这个伟大的欧洲首都已变得很平常了。这种廉价的“有纪念意义的地方”,是由许多具有特殊经历的局部所构成,属于一个巨大的混合体的一部分。正如在每一个景点上,甚至可能还不止在每一个景点上,这个城市的景象,都能引起你的遐想,加深对往事的怀念,就如同读书一样,最终使你从对事物的表面认识摆脱出来。但是如何能够掩饰,在巴黎,一份个人报告竟会有意无意地成为日后研究的课题这个事实呢?那些图片是从众多的研究资料中筛选出来的,因此,它们不再可能如完美主义者所要求的那样,构成一个系列。(图1)



图1 从空中俯瞰到的凯旋门。

此外,我还应该向读者诸君提供某些准确的细节,这对诸位在巴黎市内沿着我本人在 20 世纪末走过的路线旅游时可能会有所帮助。倘若个人爱好和能力的原因,我把目光仅局限于上层文化,即那种特别是在某一时期,它感到本身受到特别威胁时的上层文化。这时它会以傲慢的态度同“贫穷文化”保持距离,甚至有时会藐视它。如果我是这样的话,那是因为我希望自己不要仅仅局限于那些“更好的美文”中,因为当你浏览一下首都这本大书时,会特别使你产生仔细了解一下的愿望。但我志不在此。我以历史学者为榜样,不仅向自己提出“怎么会这样”,同时还向自己提出“这样的意义何在”等问题。出于公众能否理解这一考虑(在涉及社会科学每一个步骤中,都很自然地会出现这个问题),我曾十分重视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因为它们当时

支配着巴黎的文化生活。可以说,当时我马上就写出了个城市中各种同该城市文化生活有密切关系的现象,并且抓住了这种文化生活怎样变成了一个文化客体,并为各种不同风格的文化表现提供了表现场所,同样地抓住了城市的一隅如何影响和制约着文化的行为和举动。

同时还必须解释一个时期的选择,那个时期选择了“世纪末”这个滑稽可笑的、含糊不清的特别术语。于是我只有自以为是地、粗糙地理解着19世纪最后十年内的那些语言(文化历史没有向我们提供准确的编年界限)。下面我还将谈到这种情况的历史缺陷。不错,某一具有特色的东西有被重新提起的必要,因为它构成了巴黎传奇故事的一部分,那是我所描写的那个时期应有的遭际。如:“美好时代”这一词组,它具有极其强烈的文化内涵。在巴黎,它经常表示着对那种独特的文化(即著名的“世纪末的沸腾”)历史编纂的狭窄性。好像当时所有的文化创造都凝聚在一起了(这只能说部分地有道理)。如在巴黎政治避难的瓦尔特·本雅明就把他的流放地当作研究的对象,在他未完成的遗著中,不就曾宣称过在19世纪的文化中,首都的荒谬优势吗?难道本雅明没有很简单地想过,在巴黎街道的路灯下重新审视19世纪吗?大家都知道,有一个“第二帝国”的巴黎,当时是在市政长官奥斯曼^①(图2)的统治下,还有一个“疯狂年代”的巴黎,正在危险地同“美好时代”的巴黎进行着竞争,其目的只有一个:为争得一个文化上美好的声誉。其时正值德雷福斯事件发生,蒙巴纳斯正威胁着拉丁区。阿兰·科尔班在改变自己的主张时,认为“美好时代”具有象征性地被感觉到了,它基本上是指巴黎的时代。至此,所有的历史分期便已形成。

19世纪末,在编年学领域所做的选择,并没有引起人们对千禧年作品回顾的特别关注。历史的前后顺序,如果在它们之间进行比较的话,那实在是无法进行的。历史学家所从事的职业活动的文化氛围,迫使他们在其研究领域重现历史的真实(倘不如此,那他们将为什么而工作呢?)。他们很难想像在一个世纪之末的时间里,竟能够使得这一种文化渊源同另一种文化渊源之间的关系保持得十分和谐。甚至对这种观念的形成,他们也表示怀疑。尽

① 奥斯曼(1809—1891):法国高级行政长官,他曾领导改造巴黎的许多大工程。



图2 巴黎地区的行政长官奥斯曼男爵。

管存在着这些问题,我仍然假设,在1890年前后的那段时期形成了一个时代,在这一时期,后奥斯曼城市的一个表现体系便显现出来,自省长改革直到60年代和70年代的大变革,这一体系一直支配着巴黎。在这一漫长时期内,在文化的小范围内从观念到实践上渐渐地形成了一个新的分类讲述的语法。也同时产生了同城市民众相联系的群众文化。

这也许就是我为为什么要在这里重翻巴黎档案的原因,更进一步说,也是为了那个被大家经常提起的时代,即“美好时代”。因为这个时代依附在首都这张皮上,为其他任何时代前所未有。如果说,巴黎也曾有过它极其奢华的时光,那就是我们经常谈到的19世纪末期。这是评论家们经常挂在嘴上的口头禅,最初是源自巴黎这个世界文化之都的一家之言,然而以它在世界上的声誉,击败了所有的对手。但在今天,我们对那一段辉煌,已经不再那么敢肯定了。因为还有许多其他城市,它们把巴黎置于一个更加相对的位置上。仅举一例可以见一斑:维也纳也同样显示出它的创新性;而伦敦和柏林以及奥匈帝国首都的城市规划性,在后来的巴黎的城市规划,以及苟延残喘的奥斯曼(图3)主义面前也并不显得逊色(奥斯曼亡于1891年,列奥米尔大街于1895年开通,拉斯帕丽大道于1911年完工)。一位旅游指南的作者,此人曾大为赞赏巴黎的美丽,他就发现巴黎大型的美化工程中止了。“巴黎人似乎



图3 奥斯曼的巴黎规划图。

并没意识到奥地利首都同它的竞争,萦绕在人们心头使他们感到不安的,是德国的强大,是伦敦或纽约的富足。”最近,首都的一位历史学家这样指出,这是很正确的。

这话,只要大家一看马上便可以明白:在 19 世纪末,巴黎没有文化历史,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方面去了。了解巴黎的传奇故事,便可以使我们了解文化策略的实施,当然那是要以文化政策为手段,但也绝不仅限于此。在这里,关键是这些手段并没有强调指出,有关引导访问或禁止访问的措施,也没有强调对有历史意义的地方应作必要的说明,而这些说明应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体现出首都文字的特点。这种空间的文化历史尚有另一种作用:文化如何对空间施加影响,同时反过来,空间又如何影响文化。这种文化力图突出事物的原始状态以及表现效果,它不应该只是在这里听到的,另一事物简单的重映。而应该是经过变化的,可以登场的,有时甚至可以反过来影响对这种空间的组合。这种表现是如此的社会化,以致它能够取得一种独力自主权。像罗歇·卡伊瓦所指出的:“一种使巴黎这个大城市呈现出比人们的想像更强有力,以致在现实中永远不会有人指出它的真实性问题,不会像通过书本来创造一个演出剧本那样,但它又是那么普及,以至于竟会成为公众精神氛围的一部分,随后便能具有一种强制性的力量。”这是对空间表现的一种动态分析。这种分析是通过对这个首都进行观察的所有观察者细心观察所得(这些观察者,诸如作家、社会学家、学者、城市规划家、画家、展览馆的组织者等)。这样它便启发了我的主动精神,而不是仅仅被动地听别人对巴黎如何说或如何写。最后,这个空间也同各种问题一样,成为艺术作品和科学作品最初的源泉,这种源泉,它同这个空间也如同文化生活的活动家一样,成为后来者追随的目标。一般地说,人们是从空间概念过渡到地域概念,这一过渡是在以文化机械论为基础的氛围中完成的。

因此,我的立足点,便是围绕着一个城市的表现这一观念来工作的。有些读者肯定会从中发现我受到各种作品启发的痕迹,而且甚至还可能会与其中那些作者不期而遇。路易·马兰就曾有过这种经验。他不这样做又能怎样呢?这个关于表现的理论,按马兰的说法,始于做圣体圣事的活动,并且是在一块进行特别调查的地域上进行的。这在 19 世纪末也并非不合乎情理。人

们不是在很久以来就努力去寻找从科学到实践的关系吗？换句话说，不是在努力想了解科学是怎样表现事物的吗？政治上的同源是可以触摸得到的：19世纪也同样是一个表现的世纪，那渠道便是进步的群众民主的建立。自那时起，解决关于巴黎文化历史的问题不已经是正当合法的吗？如果说，本书的前三章是建立在概念一词的第一种词义上的话，那么我在最后两章里就给了第二种词义以优先。但更为经常的，是仍然必须把这两者一律对待。

要找到表明这种见解的例证是很容易的，后来巴黎的文化法规在其城市规划上承受了沉重的后果。事情就是这样，一个地下铁路的建设规划就这样敲定了，第一批建设草图在第二帝国时期便画了出来。巴黎地铁于1896年开始动工，此前经过了非常认真的研究，并且有时是非常激烈的讨论。同时，科学院院士们组成了压力集团，他们反对其中有一条线路在马札林宫地下通过。那条线路因此而延长了，并且费用变得非常巨大。尽管如此，在那种情况下，也并不能保证“文化”势力能始终占上风。（图4）



图4 1900年7月建成的巴黎地铁。

在本书的一些章节,将有机会重提这件事:首都并不是作品和思想意识的那个窗口里的一个装饰品。这正如米什莱在谈到法兰西时所说的,巴黎是一个人。在 1884 年发表的《爱情一叶》一书的前言中,左拉讲述说,当他 20 岁时,就已经有了梦想,他要写“一本小说,其中巴黎伴随着它林林总总的房屋,将会是书中的一个角色”。19 世纪末巴黎的这幅肖像,在这里,恰好是在一个很有理性的自传里生命的一个阶段。这远比对一个“值得纪念的地方”进行分析要好。这座城市反过来又容纳、形成了许多值得纪念的地方,对这些地方,皮埃尔·诺拉曾编制过一个很著名的清册。这本清册很明显地已超越了人种历史的调查,做的是对信仰和实践的研究,在 19 世纪最后十年中,这种信仰和实践归属于巴黎文化精英们狭窄的天地所组成的那个小部落。最后,如果必须提出一个历史学家的研究纲目,如果这个历史学家又因他首要的工作是对城市的研究而闻名的话,那么我想冒昧地借用一下让-克鲁德·佩罗在《抽象的具体历史》中所指出的几点:“社会学家吗?他们在这儿出现是必然之事。人类学家吗?他们之间的竞争我觉得是必要的,这有利于结束现实和表现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实际上就是世界范围内人类学的惯例,它使得我们对现实地貌特征的观念发生了动摇。”我无法更好地说明,是哪些事物引导了我对 19 世纪末巴黎文化生活的调查。

目 录

引 言 / 1

I 致命的孤芳自赏 / 1

1. 维持神话
2. 巴黎就是一个人
3. 科学的眼光
4. 游览巴黎

II 巴黎及其他地区 / 71

1. 巴黎-外省
2. 世界在巴黎:国际博览会
3. 巴黎和世界:斗争、竞争和对抗

III 世纪末的巴黎 / 121

1. 世纪末的科学和意识形态
2. 没落的巴黎

IV 巴黎文化和礼仪的制度化 / 165

1. 杂志体系
2. 馈赠和回馈
3. 巴黎是一个剧院

V 制造舆论,谈论风雅 / 211

1. 这些重要人物
2. 调查和访谈
3. 罗斯丹在巴黎的成功

后记 德雷福斯事件 / 263

I

致命的孤芳自赏



